

20世纪华夏女性文学经典文库

新文学开拓时期女作家群

顾问：冰心
主编：阎纯德

女性的地平线

清华梅红莹
晶叔评冰……
陆凌石萧谢……

玲君隐心林薇
沅冰雪白
丁冯庐冰苏白



20世纪华夏女性文学经典文库

女性的地平线

顾问：冰心

主编：阎纯德

(京)新登字 17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性的地平线/阎纯德主编.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5. 8

(20 世纪华夏女性文学经典文库)

ISBN 7—5059—2286—6

I. 女… II. 阎…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6.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13481 号

女性的地平线——20 世纪华夏女性文学经典文库

阎纯德 主编

*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中国石油报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4.75 印张 2 插页 374 千字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2,300 册

*

ISBN 7—5059—2286—6/I·1656

定价:18.80 元

总序——

20 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总体展示

阎纯德

女性文学是一种社会存在。它与人类文化同源，而发展并不同步。当人类进入父系社会，世界便成为男性话语的中心，于是地球便有了性别歧视，女人便失去了语言和经济地位，成为被榨取者、人类社会二分之一的缺席者，她们只是男人一朵室内的花，一只笼中的鸟。这个由男人控制的舞台上，不停地演出着女人的悲剧故事。然而更为悲剧的是，一切压迫、奴役和蹂躏，有的女人不仅不认识，却还视此为“命”，为“天经地义”。

中国有一个漫长的黑夜，男尊女卑的“传统”远比“长城”古老，中国妇女的苦难远比大海还深。她们身上的镣铐，灵魂上的枷锁，“女子无才便是德”等等儒家教条，整整奴役了她们几千年。

恩格斯在《反社林论》中有一句名言：“在每一个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总的社会解放的天然尺度。”女性文学的生存状态和发展，与妇女觉醒、解放、教育的程度等多种因素息息相关，其中妇女的解放，则是最重要的因素和条件。在人类历史上，西方妇女觉醒意识萌发得比东方早。西方妇女思想解放始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而在中国，20 世纪 50 年代还有妇女不肯放弃“三寸金莲”。

中国人头上有一座封建主义的大山，中国妇女头上，在这大山之上还有一座无法推倒的“雷峰塔”。东方文明被旧礼教禁锢成一个“没有女人”的黑暗、落后、保守的强大帝国，这畸形的怪物，却被称为中国“文明”，一朝朝一代代地深其根固其蒂，成为一座压在东

方地平线的大山，死死地遮住那轮太阳，从远古一直到 20 世纪。

在西方，女性文学是与女权主义、女权主义批评、妇女解放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而事实上，女性文学又绝不是这些政治色彩浓厚的概念。在稍近的人类历史上，英国出现过乔治·艾略特、勃朗特姐妹、简·奥斯丁、巴勒特·白朗宁、弗吉尼亚·伍尔夫，法国有乔治·桑、高莱特、朱丽娅·克里斯多娃、艾莱娜·西芬、玛格丽特·尤瑟纳，美国有琼·里斯本、贝蒂·麦克唐纳、玛格丽特·米切尔、玛丽·比尔德、乔伊斯·卡罗尔·欧茨、艾丽斯·沃克、玛丽安娜·摩尔，等等这些影响广泛而深远的女作家。自 1901 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以来，就有瑞典的西尔玛·奥蒂莉娜·洛维萨·格拉洛夫（1909 年）和奈莉·莱奥尼·萨克斯（1966 年）、意大利的格拉齐亚·黛莱达（1926 年）、挪威的西格里德·温塞特（1928 年）、美国的赛珍珠（1938 年）、智利的加夫列拉·米斯特拉（1945 年）、南非的纳丁·格迪默（1991 年）、美国的托尼·莫里森（1993 年）等八位女作家，她们均因在创作上再现了伟大的人性、生命的意义、人类的理想及伟大创造而获殊荣。

文学是人学，是社会之学，只有有了人的解放，灵魂的自我主宰，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在中国古代文学的汪洋大海里，女性文学不啻是被巨浪袭击下的小岛，抑或巨石下的小草，难得见到天日，得到发展。当女人挣脱天、地、神和宗法的桎梏后，或朦胧，或清晰地有了自觉和自我意识时，女性文学才开始枝繁叶茂。

中国古代《诗经》里的情歌，是中国女子最早的歌唱。春秋时代的涂山氏和许穆夫人也许就算中国最早的“女作家”。许穆夫人的愤懑、爱国之作《载驰》：“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视尔不臧，我思不远？”，即是最早的抒情诗。日后的儒教文化，三从四德，温柔敦厚的诗教，窒息了无数女子的天赋才华；但在中国文学史里，毕竟还能找到西汉的唐山夫人、卓文君、王嫱、班婕妤，徐淑，东汉的班昭、蔡琰、曹大家，魏晋的左芬、苏蕙、刘令娴，唐朝的徐惠、上

官婉儿、李冶、薛涛、元淳、薛媛、张文姬、鱼玄机、刘媛，宋朝的魏夫人、李清照、孙道绚、朱淑真、唐婉，元朝的管道升、郑允端，明朝的朱仲嫔、端淑卿、徐媛、王微、沈宜修、方维仪、商景兰及清朝的徐灿、倪端璇、陈端生、邱心如、贺双卿、沈善宝，等等，仅就能查到的资料，有作品传世的，不下数百人之众。这些多为帝王后妃、宫娥、闺秀、歌妓、尼姑组成的“女作家”，其影响能像蔡琰、李清照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者，实属凤毛麟角，寥若晨星。虽然，“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宋·李清照《乌江》）“滚滚银涛，写不尽心头热血。问当年，金山战鼓，红颜勋业……”（清·沈善宝《满江红渡·扬子江》）这样气概磅礴的悲壮作品并不多，然而，她们无限的哀怨，声泪具绝的倾诉，却是对世事、命运微弱的不平之鸣。

19 世纪末，受到西方文明浸染的中国第一批先驱者，他们最早给中国以启蒙，带来了 20 世纪的信息。秋瑾作为从古代向现代过渡的一位历史人物，为 20 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奠定了精神基础。她的《宝刀歌》以灰宏的英雄气概，一扫旧文学中女性那种悲悲凄凄之音。虽然她在 20 世纪只生活了 7 年多，虽然这位“鉴湖女侠”的诗文基本属于旧体，然而她创办《白话报》、《中国女报》，提倡男女平权，她的思想在当时属于中国整个思想界的前卫，属于 20 世纪，她的文学创作及活动属于 20 世纪中国新文学中女性文学的先导。她诗文中的爱国意识、反叛意识、批判意识、新的女性意识，直接影响过许多追求自由和解放的女性，尤其对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批女作家有着重大影响。因此，可以说，秋瑾是 20 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上第一位作家，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中的女性文学与新文学史中女性文学之间的一道分水岭，是后者的一個精神源泉。

辛亥革命后，尤其“五四”运动那场伟大的文化运动风暴，以摧枯拉朽之势洗刷了中国古老山河的面貌，封建的黑暗闸门被新世纪的惊雷轰毁，中国妇女第一次呼吸到自由空气，一扇天窗使得渴

盼春天的妇女看到了世界的风景。妇女运动，作为 20 世纪中国革命潮流里的一排巨浪，也不停息地向前奔腾，但女作家的成长还是极为艰难，社会上许多恶劣的因素（历史的、传统的、社会的、世俗的、心理的、自身的种种痼疾）都像磐石一样，使她们往往被迫辍笔，半途而废。但新时代的大门毕竟已经打开，人们看到的毕竟是“长城内外”的立体世界，听到的声音毕竟汇合了世界的回声；于是陈衡哲、谢冰心、庐隐、冯沅君、苏雪林、丁玲、凌叔华、袁昌英、石评梅、陆晶清、许广平、林徽因、白薇、陈学昭、谢冰莹、沉樱、赵清阁、罗洪、萧红、草明、李伯钊、罗淑、葛琴、白朗等二、三十年代先后成名的女作家，尽管她们所走的人生道路不同，但都是从封建的图圈中冲杀出来，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足迹。这是中国文学史上“女性文学”伴随新文学的诞生而出现的第一次繁荣。但这种兴旺景象并不长久，由于战争和社会动乱，致使不少女作家在文坛上只是昙花一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成长出来一批女作家，张爱玲、关露、梅娘、苏青是上海“孤岛时期”和北方沦陷时期文坛上的佼佼者，杨沫、菡子、袁静、曾克、速斐等人则是另一种生活和道路铸造的文坛之花。当共和国的太阳升起之后，杨沫、菡子、茹志鹃、刘真等人，好像才真正踏上了火红的青春。在新中国现实主义一元化的形式下，《青春之歌》、《妈妈的故事》、《百合花》和《静静的产院》、《长长的流水》和《英雄的乐章》及宗璞的《红豆》等文学名作，皆以文学本身的意义，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闪光。

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也有其曲折的道路与难言的苦衷。那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我们的政治、经济、生活、文化、道德遍体鳞伤，元气大伤。但我们这个“地大物博”、“问题众多”的国家，毕竟文化凝聚力强，因此大地回春之后，作为社会生活一切领域“晴雨表”的文学，最早焕发了青春。一个拥有各种年龄层次、几代女作家汇集的“娘子军”，形成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最壮观的文学景

象。

生活实践了物极必反的道理。社会内在的哲学逻辑，将人文精神在动乱之后作为一种特殊形式转化出来，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人从盲目走向自觉，简言之——这便是人的解放。新时期文学是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奇观；而新时期中国女性文学则是奇观中的东方奇观。以冰心、丁玲为首的老一辈作家返老还童，激情勃发，成绩斐然；另一些资深作家，如韦君宜、李纳、黄庆云、李建彤、崔璇、杲向真、葛翠琳、丁宁、贺抒玉等，都将多年积累的思索与激情迸发出来，写出影响广泛的短篇小说或长篇小说。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像茹志鹃、刘真、宗璞那样有影响力的女作家为数不多，创作景况颇不景气，女作家还布不成阵。1976 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巨变，一些女作家经过十年的沉默和思考，似乎突然成熟起来，出现了创作高峰期，佳作纷呈，奠定了她们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茹志鹃以《剪辑错了的故事》和《草原上的小路》、刘真以《黑旗》、宗璞以《弦上的梦》等作品突破和超越自我；柯岩、柳溪、黄宗英则跃居女作家浩浩荡荡的“马拉松”第一方阵中。“老同志”新作家——珠珊、德兰、邢院生等人的长篇小说创作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这是“新时期”的“新事物”。而更为奇迹的是年轻、聪明、富有才华的女作家群的崛起，她们带着从未有过的朝气和时代色彩凌厉地跻身文坛。这些作家有谌容、张洁、张抗抗、王安忆、叶文玲、舒婷、戴厚英、铁凝、温小钰、陈祖芬、航鹰、程乃珊、李玲修、竹林、张辛欣、陈慧瑛、王英琦、黄蓓佳、陈愉庆（达理之一）、王小鹰、霍达、范小青、傅天琳、李天芳、陆星儿、马瑞芳、张曼菱、凌力、严亭亭、严歌苓、乔雪竹、刘索拉、残雪、方方、池莉、蒋子丹、林子、王小妮、梅绍静、李小雨、伊蕾，以及后来的赵玫、陈染、徐小斌、迟子建、毕淑敏、林白、斯好、张欣、韩小蕙、唐敏、周佩红、海男、翟永明、陆新瑾、曾明了等百余人，形成一个光芒四射的珍珠串，一道永不消失的东方彩虹。在百花齐放的时代，她们或

现实主义地描写“伤痕”和“反思”，或在文化里“寻根”，可望找回原来属于中国的人文精神，或以“意识流”、“黑色幽默”等艺术手法，沿着“现代派”的河岸，寻觅艺术的大海，或以“写实”、“新写实”作为文学操作之魔杖，在现代社会里探索生活的原生态和人性。这些女作家，犹如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她们之中，有的早已名满文坛，驰誉海外，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

文学现象是复杂的。但女作家的涌现，与新时期文学繁荣有着基本一致的原因。在人类历史上，乱世、暴政之后，清明的政治，发展的经济，欣欣向荣的社会生活，加之痛苦经过咀嚼，教训得到总结，历史得到再认识，这些都是文学繁荣的前导。而女性文学的发展，则更是社会解放与进步象征。

一水相隔的台湾和海外，那里有一个生命力旺盛的女作家群体，其中多数都为大陆读者和文坛同仁所熟悉。虽然她们分别生活在港台和海外，但她们的文化之根、创作母体，都深植于长江黄河文化浇铸而成的摇篮之中，她们都是这块黄土地上开出的花朵。台湾的女性文学，以苏雪林、谢冰莹、林海音、孟瑶、张秀亚等作家作为“五四”新文学精神的传薪者，一批又一批女作家的创作都没有离开中国文学传统精神的浸润。就是那些远居异国，时刻为西方文化包围的聂华苓、於梨华、陈若曦、赵淑侠等人，其作品也仍然不失“中国的”本色。话再说回来，无论是台湾的，或是海外的，她们毕竟较早而更多地接触了西方的文学、艺术、哲学和先锋的文化思潮，所以在她们（尤其是年轻的女作家）的文学创作中，除了较多地以女性人生经验再现以爱情、婚姻、家庭及悲欢离合、流浪感、失落感、孤独感、思乡、思归、对故土的思念和依恋之外，也以现代意识和新的表现形式，再现现代商业社会里种种碰撞和矛盾，写年轻人的梦幻、情爱、心态、喧哗与骚动。

香港作为世界商贸重镇，历来被人称为“文化沙漠”。而事实是，从三十年代起，茅盾、郁达夫、许地山、郭沫若、萧红、端木蕻良、

杨刚、萧乾等及长居那里的李辉英、徐汧、刘以鬯、严庆澍、金庸、梁羽生等许多中国新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在香港都有认真的播种，因此“五四”文学传统的香火一直不断，并经过几代人的辛勤耕耘，已使香港逐渐成为世界华文文学的一个中心。香港女性文学的“本土”色彩不浓，因为他们之中来自大陆和台湾的较多；迫于生活节奏的驱使，香港女作家笔下有一种“匆忙感”，但也强烈地透出属于世界潮流的东方精魂。

20 世纪的中国女作家，她们的各类作品，以其丰厚的内容反映了从辛亥革命迄于当今的一个十分广阔的社会画面。她们的笔写出了劳动人民，尤其是中国妇女、儿童和知识分子的遭遇、痛苦、不幸、叹息、彷徨、呐喊、抗争、理想和希冀，塑造了形形色色的艺术形象。她们崇高的感情和情操，对黑暗的憎恶，对压迫的不平，对自由、光明的向往和追求，以及她们各自独具的艺术个性，在中国文学史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些作家，年龄不同，性格不同，经历不同，但她们的作品都是心血和爱憎铸炼的结晶，都是命运的深刻揭示。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不少女作家的新作，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准确、真实地反映时代、现实及其新的精神生活，其中不乏震撼人心的重大题材，可以作为高昂的社会交响乐，长久地演奏在历史的长河中，让人们汲取教训和力量，看到真善美和光明。这是她们创造的社会价值和认识价值。

女作家由于心理素质、生活视野、思维方式的独特性，免不了要以女性独具的艺术气质和方法感受生活、分析人物、观察世界，于是便有了独树一帜的温情委婉、细腻秀丽的艺术风格。她们的作品既有艺术共性，又有各自不同的“我”性展示、人物刻画、心理描写、语言运用方面的艺术功力和匠心。

女性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翼。研究女作家的概貌、现状、成就和创作趋势，有助于中国文学的总结和发展。早在三十年代，这一研究曾经受到重视，出版过阿英的《现代中国女作家》（署名黄英）、

贺玉波的《中国现代女作家》，以及草野的研究著作和《中国女性的文学生活》、《女作家自传选集》等一类论述女作家创作或生活的书籍。在以后的几十年，这一研究相当冷落。中国社会生活的转机，为女性文学研究带来了春天。我的研究开始于 1975 年，从巴黎国家图书馆迈出第一步。虽然我不是农人，却备尝文化畛域里的耕耘之苦。十余年前，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过我主编的《中国现代女作家》，福建人民出版社和海峡文艺出版社还出版过我主编的《台湾和海外华人女作家作品选》、《她们的抒情诗》、《新时期女作家百人作品选》（这些是我与三位同仁合作的结果），之后，市场经济便开始无情地袭扰文学出版事业。我主编的另外两种关于女作家的书稿，数易其主，在编审签字发稿的情况下均因“天灾人祸”而未能出版。

为了能圆女作家研究之梦，我没有过一天的懈怠。我同海内外的女作家们有着直接的交往或书信联系，这包括丁玲、冰心、凌叔华、谢冰莹、沉樱、赵清阁、罗洪、白朗、菡子、繁露、艾雯、聂华苓等数百女作家，她们给我以理解和支持。在全景式地再现 20 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实绩的《20 世纪华夏女性文学经典文库》献给读者和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时候，我要衷心感谢本文库顾问冰心先生、所有的女作家、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及对出版文库给与最大理解和支持的张家勋先生。

《20 世纪华夏女性文学经典文库》这项文化工程，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套全面展现中国女作家创作和文学实绩的大型文学丛书，它是中国社会历史的一面镜子和女性心灵世界的微观透视。文库 10 卷分别为《女性的地平线》（这部“开拓集”系二、三十年代新文学开拓时期陈衡哲、冰心、冯沅君、凌叔华、庐隐、苏雪林、沉樱、石评梅、丁玲、谢冰莹、林微因、萧红、陈学昭、罗淑、罗洪、赵清阁等 27 位作家群的代表作品集）、《红杜鹃》（这部“烽火集”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张爱玲、关露、梅娘、杨绛、菡子、陈敬容、曾克、杨沫、凤子、子冈等 30 位作家的代表作品集）、《长长的流水

百合花》(这部选集系 1949 年后 17 年重要作家茹志鹃、刘真、宗璞、柳溪、柯岩、杲向真、葛翠琳、欧阳文彬等 26 位作家的代表作品集)、《美丽的天空》(本卷系中国大陆新时期文学第一集,收录谌容、张洁、张抗抗、黄宗英、叶文玲、霍达、戴厚英、陈祖芬、李玲修、张欣欣、竹林、马瑞芳、陆星儿、李天芳、航鹰、程乃珊、温小钰、严亭亭等 24 位作家代表作品)、《迷人的风景》(本卷是《美丽的天空》之续集,收选王安忆、铁凝、王小鹰、范小青、残雪、赵玫、陈愉庆、陈慧瑛、唐敏等 32 位的作品)、《世纪绝唱》(本卷是《美丽的天空》的第三集,收录方方、池莉、严歌苓、陈染、毕淑敏、张欣、林白、曾明了、迟子建、徐小斌、斯妤、蒋子丹、韩小蕙等 29 位作家的作品)、《寻找停泊地》(本集为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集,荟萃林海音、张秀亚、郭良蕙、孟瑶、繁露、琦君、胡品清、毕璞、艾雯、童真、季季、聂华苓、於梨华、陈若曦、赵淑侠、施叔青、张晓风、三毛、西西、方娥真、李昂、朱秀娟、李黎、朱天文、朱天心、陈娟、戴小华等 51 位作家的作品)、《繁星春水红纱巾——一百位女诗人抒情诗精品荟萃》(本卷为 130 多位女诗人的诗选集,其中包括 80 多位大陆女诗人和 40 多位台港及海外华文女诗人的诗作)、《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上下卷,(系著名女作家冰心、庐隐、丁玲、凌叔华、沉樱、萧红、罗洪、林海音、琦君、菡子、杨沫、茹志鹃、柯岩、刘真、宗璞、柳溪、聂华苓、於梨华、三毛、赵淑侠、梁凤仪、谌容、张洁、张抗抗、铁凝、王安忆、方方等 50 多位的传记或评传)。文库作品部分的编选,是以大文学史的轨迹为参照系的,有的作品可以视为中国女性文学留下的足迹,或历史铸造的“化石”。在编选过程中,编者没有划地为牢,始终以理解、宽容和前瞻的目光和胸怀对待作家及其作品,从历史和发展双向追求文学本身的意义和价值。虽然编者力求没有遗漏地要将重要作家的作品收纳文库之内,但由于文库之“库”的框架已被经济焊死,致使容量成了一个死数(另外,也因编者未能选到称心的作品,或是与

作者联系而未有回音之故)。因此,有的重要作家(如心岱、刘枋、夏易、赵淑敏、谢霜天等)的作品未能收录。

《20 世纪华夏女性文学经典文库》是本世纪女性文学的生动、真实、科学的总体展示,所录女作家,其介绍或繁或简,所占篇幅或多或少,抑或说她们的成就或大或小,但她们都是灿烂的华文星空中的一颗星,就是这个众多的她们组成了女性文学的辉煌,就是因为有了这个女性文学的星空,整个华文世界才大放异彩。出于这种认识,大作家、小作家、老作家、新作家,作为文学的积累,我是一视同仁,兼收并蓄。作为文学梦的产儿,她们是天赋、家庭、社会和时代的“合成体”、自我奋斗的成功者。她们一生追求,探索、坎坷多蹇,历尽艰辛,终于成为社会的宠儿,人生的镜子。

女性文学觉醒于现代社会,应当说现代社会是女性文学发展、繁荣的沃土。然而,我们的商业社会暂时陷入怪圈之中——物欲淡化文化。这是历史的不幸。文化人不是小商小贩,不会去沿街叫卖;作家们也不会将笔束之高阁。生活、社会需要文学,文学需要研究,文化需要弘扬,在当今和未来的“大趋势”里,我们仍会固执地坚守自己的阵地,艰辛地继续着开拓。人生如梦,但要使这梦梦得真实而充实,只有努力。我们的女作家们,整体而言,大多数还没有能像那些世界级的文学大师那样,写出影响世界,具有崇高理想主义精神、再现生命意义的伟大作品。关于女作家的研究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希望同仁携手并进,不要半途而废,要为女性文学走向人的解放、走向艺术和客观世界做出贡献。

1994 年 12 月 5 日 于北京

目 次

总 序——	
20 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总体展示	1
丁 玲	
莎菲女士的日记	1
方令孺	
游日杂记	35
白 朗	
生与死	45
白 薇	
跳关记	58
冯沅君	
隔绝	90
冯 铿	
红的日记	99
石评梅	
涛语	110
许广平	
最后一天	129
冰 心	
斯人独憔悴	134
分	142
庐 隐	
海滨故人	150
沉 樱	
主 仆	198

苏雪林

收 获..... 212

白朗女士..... 218

陈学昭

野花与蔓草..... 230

陈衡哲

洛绮思的问题..... 243

陆晶清

河边公寓..... 256

杨 刚

桓秀外传..... 269

林徽因

九十九度中..... 309

罗 洪

王伯炎与李四爷..... 327

罗 淑

生人妻..... 344

草 明

倾 跌..... 359

赵清阁

落 叶..... 368

凌叔华

花之寺..... 376

袁昌英

游新都后的感想..... 383

再游新都的感想..... 388

谢冰莹

从军时代..... 394

萧	红	
	手	418
葛	琴	
	贵 宾	433
彭	慧	
	皮大衣太太	449

丁 玲

(1904—1986)，原名蒋伟，字冰之，湖南临澧人。上海大学肄业，曾主编《北斗》，任左联党团书记。在延安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主任、《解放日报》副刊主编。后历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中央文学讲习所主任、《文艺报》、《人民文学》、《中国》副主编、主编，全国政协委员、常委，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国际笔会中国中心副会长。著有中短篇小说集《水》、《母亲》、《我在霞村的时候》，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在严寒的日子里》及《丁玲文集》等。

莎菲女士的日记

十二月二十四

今天又刮风！天还没亮，就被风刮醒了。伙计又跑进来生火炉。我知道，这是怎样都不能再睡得着了，我也知道，不起来，便会头昏，睡在被窝里是太爱想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事上去。医生说顶好能多睡，多吃，莫看书，莫想事，偏这就不能，夜晚总得到两三点才能睡着，天不亮又醒了。象这样刮风天，真不能不令人想到许多使人焦躁的事。并且一刮风，就不能出去玩，关在屋子里没有书看，还能做些什么？一个人能呆呆的坐着，等时间的过去吗？我是每天都在等着，挨着，只想这冬天快点过去；天气一暖和，我咳嗽总可好些，那时候，要回南便回南，要进学校便进学校，但这冬天可太长了。

太阳照到纸窗上时，我在煨第三次的牛奶。昨天煨了四次。次数虽煨得多，却不定是要吃，这只不过是一个人在刮风天为免除烦恼的养气法子。这固然可以混去一小点时间，但有时却又不能不令